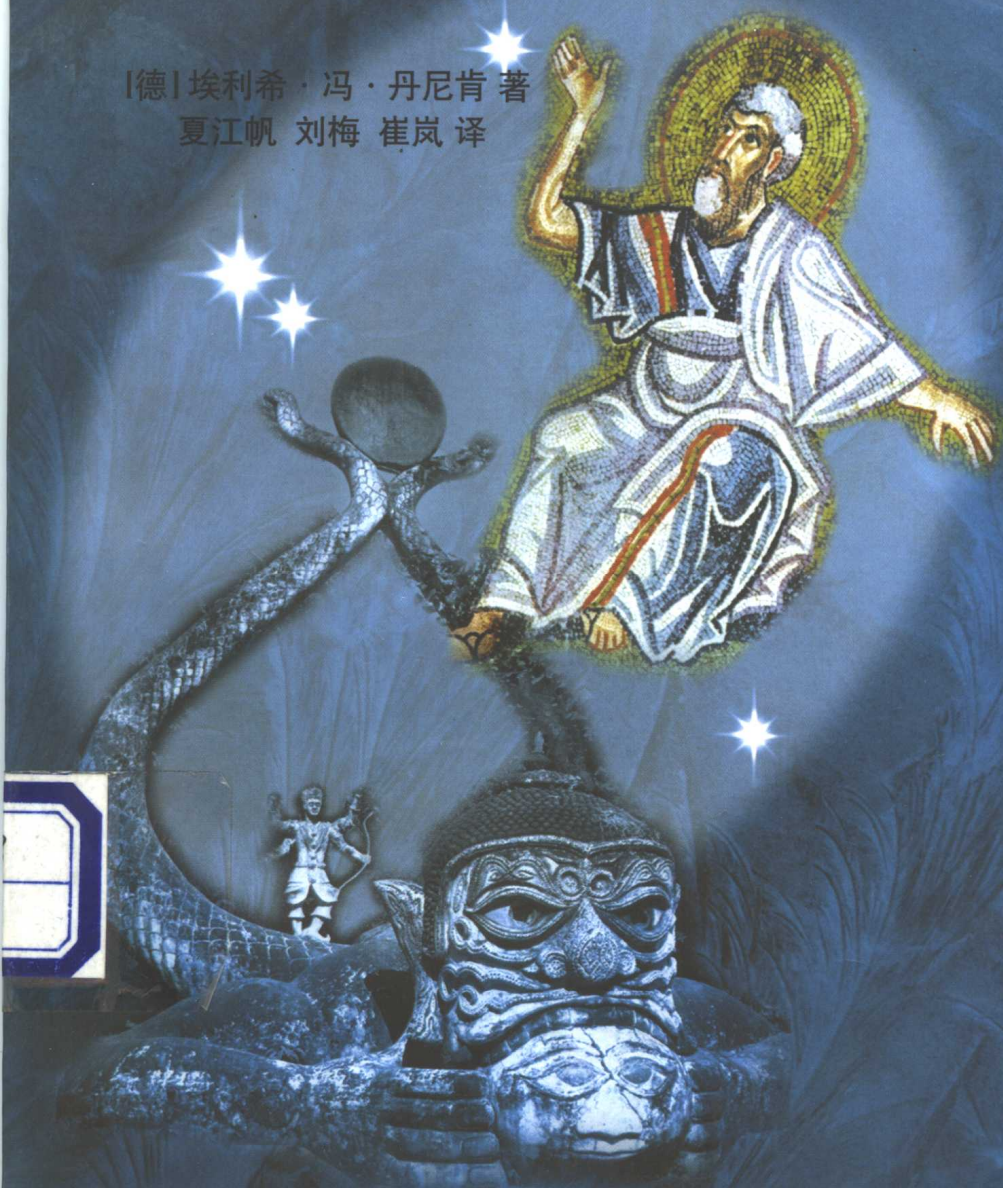


地球文明之谜丛书

诸神降临之日

[德] 埃利希·冯·丹尼肯 著
夏江帆 刘梅 崔岚 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Z 228

33

诸神降临之日

埃利希·冯·丹尼肯 著

夏江帆 刘梅 崔岚 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责任编辑:徐 泳

封面设计:刘茗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诸神降临之日/(德)丹尼肯著;夏江帆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1

(地球文明之谜丛书)

ISBN 7—5006—3714—4

I. 诸… II. ①丹…②夏… III. 科学知识—普及读物 IV. Z2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3364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1999—2387

Vollständige Taschenbuchausgabe März 1990

©1984Erich von Däniken

und C. Bertelsmann Verlag GmbH, München

Umschlagentwurf: Design Team München

Umschlagfoto: Marion und Doris Arnemann, Hamburg

Druck: Presse-Druck Augsburg

Verlagsnummer: 11669

SK•Herstellung: Sebastian Strohmaier/sc

ISBN 3-442-11669-4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80×1230 1/32 9.75 印张 3 插页 215 千字

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6000 册 定价:19.80 元



1935年4月14日,埃利希·冯·丹尼肯诞生在瑞士的措芬根,是电视记者兼作家。1968年,他的第一部著作《回忆未来》问世,成为世界上的畅销书。迄今他相继撰写了22部著作。他的作品在本中文版出版之前已被翻译成28种语言,全部著作的世界发行量达5600万册。他的作品先后被德国和美国的电视公司拍摄成5部文献片,它们还通过卫星在全球上映。最后一部于1996年由美国最大电视制片公司ABC拍成,投资120万美元;续本正在拍摄,该公司与作者为此还准备近期到中国拍摄有关题材。作者在国际上获得多种荣誉称号。



地球文明之谜丛书

第二辑

- 斯芬克斯的眼睛
- 诸神降临之日
- 追寻巨石文化之谜
- 我弄错了吗?
- 我们都是诸神的孩子

出版者的话

千百年来,人类远古时代遍布全球的种种科学文化之谜一直困扰着人们,尽管今天的科学技术已相当发达,但现有的知识和手段仍无法解开这些谜团,益发引起人们的浓厚兴趣:宇宙真的惟独钟情地球吗?茫茫宇宙中是否有生命乃至智能生物?人类史前的许多奇迹究竟是何人所为?外星智能生物真的访问过我们的地球吗?诸如此类问题对人们具有独特吸引力,人们无不渴望解开其中一个又一个谜团,得到信服满意的答案。并且为此正做出艰辛的努力。

正缘于此,本书作者,德国原著名电视记者埃利希·冯·丹尼肯以强烈的使命感,周游世界,行程10万余公里,实地考察,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先后撰写出版了《回忆未来》等20余部关于探索人类文明不解之谜的著作。这些书很快被介绍到世界各国,并拍成多部电影、电视片。其反响之大,影响之广,充分说明了人们对探索这些不解之谜的浓厚兴趣和愿望。

诚然,作者的看法和观点只是一家之言。虽然不少科幻电影已形象地表达了作者的观点,但作者的一些推测迄今并未得到科学的严密验证和人们的普遍认同,自然引起不少专家学者的尖锐批评和激烈争论。但有一点是应该肯定的,作者的探索精神是可贵的,求知态度是认真的,他的观点和见解

无论正确或谬误,至少对活跃人们的思想,拓展人们的思路,激发人们的探索精神,探究人类的过去和未来,探索浩瀚宇宙的奥秘,应是有益无害的;同时,通过本书,可使读者了解不少饶有趣味的人类史前历史、民族文化知识、世界著名历史遗迹、考古知识、故事传说及宗教知识。这也正是我们出版丹尼肯著作的基本宗旨和希冀所在。

我们已经出版了丹尼肯的5本书,即《回忆未来》、《探寻全能者的踪迹》、《回归群星》、《外星文明和宇宙》、《古欧洲之谜》,并冠以“地球文明之谜丛书”。这些书出版后,引起了我国广大读者的兴趣,受到热烈的欢迎和好评。

我们将再次出版丹尼肯的另5本书,即《斯芬克斯的眼睛》、《诸神降临之日》、《追寻巨石文化之谜》、《我弄错了吗?》、《我们都是诸神的孩子》,作为“地球文明之谜丛书”的第二辑介绍给广大读者,希望能得到大家一如既往的喜欢和支持。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9年12月

目 录

第一章 石器时代的梦幻之旅..... 1

梯卡尔,玛雅谷地中最古老的城市——圣人遗物纪念碑——诸神在暗自微笑——道路与轮子的悖论——在梯卡尔金字塔顶上的谈话——寻找过去的道路——芬卡斯:除了玉米和咖啡之外,还有不可胜数的财富——一段小插曲——去科潘的冤枉路——玛雅南端的大城市科潘——独一无二的霍奇卡尔科——埃尔塔欣:四个飞翔的印第安人

第二章 一个民族的终结 84

一次不幸的发现——世界末日预言书——火药——魁扎尔科亚特尔神是如何导致了阿兹特克都市的灭亡——傲慢的西班牙人的悲惨之夜——尾声——这里还遗留下一个有趣的问题。

第三章 野蛮人——白人——奇迹书..... 113

“谎言与邪恶”是如何被消灭的——玛雅文化遗产——神圣的或神秘的图形符号——玛雅人无法看到天空,却知道上面所发生的一切——现代天文学的崎岖道路——玛雅人的独特成就

第四章 这一切发生于公元前 3114 年 8 月 11 日? 135

时间之轮——诸神降临的那一天?——大数游戏——小

插曲——S·基斯林博士的天才想法——玛雅人认真地玩数字游戏——小行星带：一片过分拥挤的空白地带——世界末日——帕帕吉安尼斯找到了正确的方向——无法对之沉默的问题

第五章 当火种从天而降时…………… 1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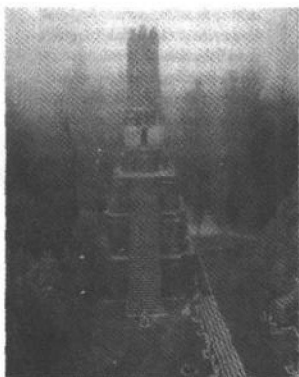
对认识能力的误解——人类早期的文字——同一性问题——特殊的试验——诸神来访的纪念——编年史和占卜书——当太阳消失的时候——到处都是洪水——关于注明日期的思考——拜访怀特·贝尔——熟知玛雅祖先历史的印第安人——在空中流亡——豪毗印第安人的迁移——怀特·贝尔的报告的真实性的多少？——对诸神重返的恐惧——古老的飞龙——奇辰·依察——玛雅的石头报告——字谜画——附记

第六章 神奇的城市特奥蒂瓦坎…………… 226

得道成神的地方——“神炉”和阿兹特克人的大屠杀——一座按照神的计划建造的大城市？——特奥蒂瓦坎可以收录到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中——从空中和用计算机找到一些难解之谜的线索——特奥蒂瓦坎的城市设计者是依据什么样的标准进行操作的呢？——专家很惊奇，门外汉很震惊——神秘的地图——穹门中的浓雾——人们不知道的有……——概要——眼前熠熠生辉

第七章 发现未解之谜——帕伦克…………… 262

统计学家扮演了重要角色——同样的兄弟，同样的爱好——科学地研究玛雅文化——帕伦克的今天——名字是声波和烟——神庙，神庙——符号，符号——在神庙建筑下的爆炸性发现——金字塔中的神秘洞穴——再见帕伦克——帕伦克的墓穴板——太空种族主义



第一章

石器时代的梦幻之旅

只有两种东西是永无止境的，这就是宇宙和人类的愚昧。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1879—1955 年)

●虽然我早已经习惯于在异国他乡漂泊，但是我在危地马拉城里渡过的第一个夜晚并不是那么愉快的。在埃尔多拉多宾馆的大堂上有人在大声念我的名字，这是电视里三频道正在播放对我的一次访谈。我已经五年没到危地马拉来了，在这五年里她的首都已经取得了令人惊异的发展。尽管市中心熠熠生辉的霓虹灯广告和城外辽阔的地平线依然没有改变，但是这个位于阿瓜火山和富埃戈火山之间的海拔1493米高原上的城市以及它的生机勃勃、充满自信的60万人民却迸发出新的活力。危地马拉共和国不再是发展中国家，她已经彻底走出了少数民族的隔绝政策，

不管走到哪里,人们都可以看到乐观向上、生气勃勃的景象。这里的居民中,60%的人口具有印第安血统,25%为混血,剩下的则由从国外迁入的白人所组成,其中的绝大多数已经在这个国家生活了几代了。

危地马拉城是第二天前往古代玛雅城邦之旅的驻地,梯卡尔则是我们的第一站。正午时分我们乘坐阿维特卡公司的飞机飞往佩腾依察湖边的弗洛雷斯。在新的机场大厅我们感觉到无处不在的闷热,仿佛在这个大棚下面有一个巨大的烘炉正在烘烤。我们没有找到越野车,只好租了一辆达特逊运输车,我听说,去梯卡尔的道路状况非常良好。

事实上我经常听到类似的消息,后来都被证实是不确的。随着车轮的转动,我一直在担心这干净笔直的沥青路面会突然中断。然而这一次汽车毫不费力就穿过了浓密的热带丛林,经过芬卡斯,抵达一片辽阔的农田,那是玉米和咖啡种植场。一直到梯卡尔,60公里的路程中没有起伏和坑洼。中途下起倾盆大雨,但这丝毫不影响能见度,这样,不到一个小时就到达梯卡尔。黄昏时分我们来到一排栅栏跟前,这正是梯卡尔国家考古公园的入口处。

拉尔夫,一位未来的化学家,这次是我的随行人员,和我一起寻找“丛林旅馆”。丛林旅馆是一种建于热带丛林中的小平房,常常被作为避暑旅馆使用。17年前我曾经在其中住过一天。

“先生!”我向三个懒洋洋的蹲坐在地上的印第安人喊道,“请问,这里的丛林旅馆在哪儿?”

他们呆呆地看着我,一声不吭。难道我的西班牙语不够地道,他们听不懂吗?或者他们只会讲那种仍在危地马拉流行的印第安语言?没有办法,我只好小心地开着油门,让达特逊车缓缓前行。

青黑色的雨云很快布满了天空，天色顿时暗了下来，时近黄昏，却已如同深夜一般。在道路两旁，远远地有点点灯光在闪烁，白炽灯泡从狭小的窗口射出桔红色的光，而在简陋的茅舍前浸满煤油的火把在燃烧，火光中带着黑烟，燃烧的木炭发出令人愉快的气息。突然，达特逊车咕隆作响起来，原来汽车驶过一条天然的小道。我打开车灯，沿着塞巴^①小心地驾驶。在路边，一间小木屋的雨檐下一位长者吸着烟斗，屋檐伸出很长，他一点雨也没有淋着。我们的车隆隆作响，停在屋檐下，车身的颤动将道路碾出了泥坑。

“请问，我在哪儿可以找到丛林旅馆？”我用西班牙语和英语向他问道。这位老人来回晃动着它的脑袋，但这只是他的习惯动作，并不表示什么，因为他一句话也没有说。突然我的头脑中闪现出一道丘陵的画面，我终于记起丛林旅馆正是坐落在这个地方。

四个轮子的车跑起来就是快，我们几乎马上就来到一条小溪边。拉尔夫依然保持着他的幽默，他说：“水是从天上流下来的。”我一个急转弯，将车驶进了小溪中，达特逊在石块和树根间颠簸着向上爬，车头灯的光线随着车身的摇晃而划破四周的黑暗，忽然掠过一块因年久失修而朽坏的木牌，木牌上写着红色的大字：丛林旅馆。汽车摇晃着，停在大树与灌木丛中，丛林旅馆大大小小的房子就隐藏在这里。

我停下达特逊，关掉了车头灯。关灯之后，眼睛慢慢适应了周围的黑暗，逐渐看清了一栋房子的轮廓，这栋房子的屋顶覆盖着树皮和棕榈叶。房子中传出一个人低沉的声音，在

^① 危地马拉当地土著语言，指在原始森林中运输木材形成的滑道。



第二天早晨我们清楚地看到,曾经整洁美观的丛林旅馆不再有昔日的迷人风情。

这黑漆漆的夜晚,这声音显得有点毛骨悚然。我高声叫道:
“喂,下午好!”

在房子门口我们打开打火机,又点燃一根蜡烛,两团火苗在我们手中一闪一闪地,使我们有些眼花,火光中我们的面孔时亮时暗。我看到一个身强力壮的高个男子正以友好的眼神打量着我。

“欢迎你,冯·丹尼肯先生,”他直直地注视着我,“欢迎,堂·埃里克!”这个大个子声音低沉,似乎还带着某种忧郁的气息。打开手电筒,我看见了一张真诚的面孔,长着一只长而狭的鼻子。这是一位大约 50 岁的男子,身穿一件棕色、带有桔黄色格子的棉织衬衫和一件极其紧身的、似乎从来没有洗过的绿色长裤。

“您是从哪儿认出我来的?”

当我们终于站在树皮搭成的屋顶下时,外面已经大雨

滂沱，雨水哗啦哗啦地打在屋顶上。这个大个子自我介绍道：

“我叫胡里奥·查韦斯，请您叫我胡里奥，”他说到“J”时发清音，而说“Ch”时则带有喉音。“我能叫您堂·埃里克吗？”

“请您叫我埃利希。”我强调说。但是在这之后他仍然一直叫我“堂·埃里克”。他简洁地向我介绍了他自己的情况。他是欧洲裔的危地马拉人，职业是负责地下工程的土木工程师。他对考古学的热情很高，这使得他成年累月地研究梯卡尔和其他的玛雅文化中心。他曾经读过我的所有被翻译为西班牙文的著作，从书中所附的照片中认识了我。除此之外，昨天晚上他还曾在电视的三频道中见过我。

“为什么这里一点光都没有？”

“这里的蚊子太猖獗了。”这个大个子无可奈何地耷拉下双肩。突然，一只金龟子大小的褐色昆虫飞进我的头发中，他的大手随即而至，碰疼了我的头，又伸进我的头发中来回找寻，“对不起，”他说道，用手指将蚊子弹进外面的雨中，然后作出一个邀请的手势，将我们带到旅馆的接待室。和胡里奥一起的还有三个男人，其中一个点燃一盏旧式的提灯。

“客人在哪儿住？”我疑惑地问道，同时迅速打量了一眼那曾经无比华丽的接待大厅。

“除了我们几个之外，这儿根本没有别人。这里只是过夜的地方，谁都可以来住。”胡里奥回答道。

曾几何时，这座丛林旅馆也有过繁荣的时刻。考古学家、大学生和旅游者都住在这里。沿着沥青铺成的大道，可以一直到梯卡尔。路边种满了鲜花，把旅游者引导到整洁优美的宾馆来。后来考古学家来得少了，因为开始限制梯卡尔的挖

掘工作了。很快,来自世界各地的人越来越少,住宾馆的人也更加稀落。随着时间的流逝,热带雨林中的建筑物很快毁坏,逐渐荒芜。在这间丛林旅馆中,用于阻挡蚊子的纱窗上布满大大小小的窟窿,弹簧床垫和床上的各种摆设湿漉漉的,而淋浴器喷头只能慢慢滴下几滴可怜的水珠。

我们与胡里奥等人一起进入“餐厅”,围坐在一支点燃的蜡烛周围。这时有马达轰鸣声传来,外面的走廊上有一台发电机,随着它的震颤,那只没有灯罩的灯泡突然亮起来。

在昏暗的灯光下可以看见一幅装饰画,画的是令人毛骨悚然的谋杀场景,似乎是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的剧作。餐桌上坐着6个看起来显得筋疲力尽的男子,其中三个人胡子拉碴,正在传喝着一瓶朗姆酒。桌子后面的墙上挂着一串生了锈的钥匙,以及一本已经褪色了的三年前的日历。房间为长条形,由一张巨大的黄色床单分隔成两个部分,床单上印有标志着玛雅文化废墟的石柱。房间里还有一些闲置的桌子,表面上着棕色油漆。在墙壁和房顶之间有一道空隙,这使得在房间里人们不仅可以呼吸到新鲜的空气,还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昆虫的袭击,因为无论大小,昆虫都可以毫无阻碍地进入房内。蚊子在我们耳边嗡嗡作响,又在墙壁上、地板上和桌子上四处试探,最后得意洋洋地安歇在我们的身体表面。

一位印第安少女——谁也不知道在此之前她究竟在哪儿——为我们端上煎牛排和干硬的白米饭。由于很久没有吃东西,我们已经饥不择食,不辨好坏就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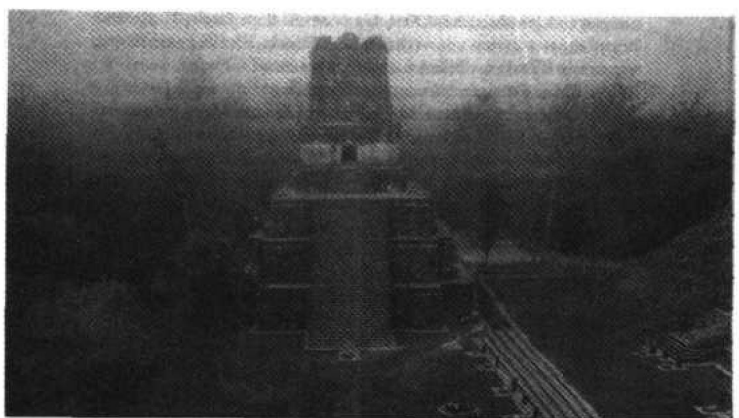
第二天,当我走进丛林旅馆的厨房时,才发现情况有多么糟糕。到处是苍蝇和蚂蚁窝,而肉块、水果和蔬菜则横七竖八地摆在肮脏污秽的桌子上、面盆和煎锅里。我们在梯卡尔一共呆了四天,这四天我们一直以罐头里的干果为食,喝的则是罐装可乐。

胡里奥和这几位留着胡茬子的人把我们的行李搬到三号平房。我们约定睡到明天早晨9点再起来,事实证明这根本不可能。我们实在太疲劳了,都没来得及好好想一想。尽管我们处在极度的疲乏状态,但是如果说我们还能在这阴湿发霉的床上睡得着的话,那主要是因为房间里蚊子很少。由于某种原因,我总在背包里放入一大卷粘胶带,在这里它就可发挥作用了。我用粘胶带把门上的裂缝和窗上的窟窿全部堵上,不过对于已经在房间里头的臭虫和各种寄生虫,这一招就不管用了。到后来,房间里的生物纷纷出来,我们的大腿、小腿和脚踝无一不遭到这些令人讨厌的小动物的叮咬。这下子他们可算遇上美味的血肉了。我们穿上牛仔裤,还用鞋带把脚踝处也捆紧,尽管如此,整个晚上这些丛林生物都在我们的耳边吵个不停,我们的耳膜上不断传来嗡嗡嗡、嗡嗡嗡的声音,折磨着我们的神经,使我们痛苦不堪。房间外面,甲壳虫坚持不懈地冲击着窗户玻璃,噼啪声此起彼伏。试问,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怎么能够睡得安稳?也只有在极度疲乏困顿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暂时入睡。当天空刚刚泛出白色,我们就都起来了。吃完了罐头干果的早餐,伸展一下僵硬无力的四肢,我们上了达特逊车。沿着昨天那条穿过河床的通道,上下颠簸着开往梯卡尔。

梯卡尔,玛雅谷地中最古老的城市

清晨时分,梯卡尔看起来就如同一座幽灵城市。灰白色的晨雾笼罩着城市中心,只有金字塔的尖顶隐约可辨。蜥蜴在我们的脚边出没,灌木丛中响尾蛇发出丁零当啷的响声,我们不得不用石块把他们驱走。

梯卡尔是玛雅最古老的城市。其建立的时间可以追溯到基督诞生前的800年。我们知道,古罗马是公元前753年奠



清晨时分,梯卡尔看起来如同一座幽灵城市基的。除了时间之外,梯卡尔的城市规模也可以与任何一座公元前的大城市相媲美。

根据危地马拉政府制定的法规,梯卡尔国家考古公园包括 576 平方公里面积的土地。在这个庞大的公园里,收藏着到今天为止的全部考古发现。相比较而言,通过发掘才呈现出来的废墟并不多,大多是一些曾经颇为“现代化”、一直露在外面的建筑物。建筑物由石头垒成,这些巨大的石头见证着历史变迁。在“城”中,有一块面积为 16 平方公里的废墟带,其间耸立着大约 3000 座建筑物,只有很少一部分是通过考古挖掘露出来的。这些建筑物包括居民住房和宫殿、行政官邸、带有栏杆或不带栏杆的平台、金字塔以及祭坛,它们通过一些用石块铺设的道路彼此相连,其中还有一些巨大的球赛场地。在飞机上借助于雷达拍下的照片揭示了一个巨大的引水工程的脉络。这是一个横贯整个尤卡坦半岛的灌溉系统。毫无疑问,对于梯卡尔这样一个既没有湖泊也没有河流的地区,引水工程是非常必要的。在这里,有许多精心设计的规模宏大的水库,其中有七个在这一地区内部,而另外三个则在这个地区